



鸚鵡傳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  
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  
其間他人皆滔滔拳拳若將不及張生  
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  
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  
非好色者是有隱行余真好色者而適  
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  
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  
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  
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  
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  
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

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  
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  
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  
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  
目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  
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  
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  
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

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  
爾兄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兄  
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  
父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  
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  
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  
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  
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真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  
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  
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  
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演然而奔  
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  
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  
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  
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間居曾  
莫流眄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  
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  
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  
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  
謂我何婢曰崔之真順自保雖所尊不  
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  
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然慕者久之

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  
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  
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  
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  
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句有四  
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  
望之夕張因循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  
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  
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  
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  
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  
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  
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  
始以護人之亂爲氣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  
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  
不詳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  
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  
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  
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  
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  
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

上

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  
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  
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  
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  
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  
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  
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  
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  
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  
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  
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  
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  
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  
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  
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

身  
之  
情  
則  
曰  
我  
不  
可  
柰  
何  
矣  
因  
欲  
就  
成  
之  
無  
何  
張  
生  
將  
之  
長  
安  
先  
以  
詩  
諭  
之  
崔  
氏  
宛  
無  
難  
諾  
然  
而  
愁  
怨  
之  
容  
動  
人  
矣  
將  
行  
之  
再  
夕  
不  
復  
可  
見  
而  
張  
生  
遂  
西  
下  
數  
月  
復  
遊  
於  
蒲  
舍  
於  
崔  
氏  
者  
又  
累  
月  
崔  
氏  
甚  
工  
刀  
札  
善  
屬  
文  
求  
索  
再  
三  
終  
不  
可  
見  
往  
往  
張  
生  
自  
以  
文  
挑  
亦  
不  
甚  
觀  
覽  
大  
略  
崔  
之  
出  
人  
者  
藝  
必  
窮  
極  
而  
貌  
若  
不  
知  
言  
則

敏  
辨  
而  
寡  
於  
酬  
對  
待  
張  
之  
意  
甚  
厚  
然  
未  
嘗  
以  
詞  
繼  
之  
時  
愁  
艷  
幽  
邃  
恒  
若  
不  
識  
喜  
愠  
之  
容  
亦  
罕  
形  
見  
異  
時  
獨  
夜  
操  
琴  
愁  
弄  
悽  
惻  
張  
竊  
聽  
之  
求  
之  
則  
終  
不  
復  
鼓  
矣  
以  
是  
愈  
惑  
之  
張  
生  
俄  
以  
文  
調  
及  
期  
又  
當  
西  
去  
當  
去  
之  
夕  
不  
復  
自  
言  
其  
情  
愁  
歎  
於  
崔  
氏  
之  
側  
崔  
已  
陰  
知  
將  
訣  
矣  
恭  
貌  
怡  
聲  
徐  
謂  
張  
曰  
始  
亂  
之  
終  
棄  
之  
固  
其  
宜  
矣  
愚  
不



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沒身之誓其存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  
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  
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  
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  
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  
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  
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

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  
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  
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  
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  
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  
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  
在便安但振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  
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有所失於誼誨之下或勉爲語笑閑霄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叙  
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  
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左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

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  
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  
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  
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  
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  
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力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  
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  
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  
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  
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  
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  
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求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  
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  
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揚巨源好屬詞  
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  
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

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嚮輕  
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情  
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  
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  
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  
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蕖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  
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  
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葺  
葺旭日漸曈曈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

高衣香猶樂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  
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  
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登  
異之然而張亦至絕矣稔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  
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  
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  
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  
爲深歡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  
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  
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  
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  
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  
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  
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  
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常於朋會  
之中徃徃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  
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

於余靖安里弟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  
異遂爲鸞鷲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鷲  
公垂以命篇

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  
表宋王銍性之辨之詳矣至元王實  
甫氏易之以詞而愈失其真近世妄  
人則又改而爲南曲淺陋可笑士顧  
有樂觀者吾不知其何取也海上逐

古鏡記

虞初志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  
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  
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臯作  
騏驎蹲伏之象遶臯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  
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  
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  
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  
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  
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  
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  
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  
嘗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  
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  
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  
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  
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  
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  
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  
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  
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  
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  
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補逐逃於  
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  
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  
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  
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  
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  
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  
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  
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  
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  
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  
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  
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  
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  
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  
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  
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  
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  
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  
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  
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

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  
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  
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  
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  
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  
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  
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  
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  
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  
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  
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  
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  
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  
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  
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劔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劔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  
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  
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  
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  
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  
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  
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  
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  
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  
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  
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

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後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  
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度  
便收鏡命吏出地焚於縣門外仍掘樹  
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虵蟠泊之  
跡既而除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  
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  
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俠之間  
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  
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  
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  
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  
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  
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  
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  
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  
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  
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  
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  
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  
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  
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  
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  
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  
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  
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  
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竒者二  
人坐與勣談文徃徃有異義出於言外  
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  
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  
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

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間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鬣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虵身

鬣失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

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勅出鏡照江波不  
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  
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  
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  
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

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  
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  
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况登力履火  
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  
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  
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  
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  
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

設榻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  
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  
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  
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  
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  
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  
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  
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樞四條却以物

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糝梳入  
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窓櫺  
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  
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  
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  
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  
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  
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  
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  
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  
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音識之士也  
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  
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  
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  
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

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  
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  
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  
即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  
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  
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  
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卷之四